



# 世界文化之窗

主编: 闻喜

静好 (英国)

## 疫情下的英伦真实生活

宅家日记 Day 245

10月22日, 星期天。清晨, 睡意朦胧中, 先生推开我的卧室门, 递给我一杯蜂蜜水。

我道声谢, 接过水就喝, 昨晚没睡好, 今晨仍觉头晕。

先生说: “吃完早餐, 带你去中国超市买食物, 我付款。”

我微笑着看着他: “好, 谢谢!”

我心里明白, 先生终于知道昨天他错了, 这是要“将功赎罪”呢。

昨天早上, 我正专心致志地制作诗友们的投稿, 先生照例送来一杯蜂蜜水, 我接过喝了一口, 顺手将杯子放在床台柜上, 就又埋头工作了。

先生没离开, 仍站着说: “我今天清洗了烤箱。”我头都没抬地说: “很好。”

他略带不满地说: “烤箱脏了, 你没看到吗?” 又问我: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的工作被他打断, 有点生气, 抬头望向他, 不满地说: “为什么要我告诉你? 你不住在这个家吗? 为什么你又不用烤箱?” 他说: “我又不用烤箱? 为什么我要去看?” 听到这, 我火了, 说: “哦, 因为你不用烤箱, 就不看? 好, 从现在开始, 你自己的食物你自己煮。”

先生则说: “你没注意到, 我现在做的家务活越来越多了。”我更生气的说: “家务活本该就两人分担, 没有规定应该让我一人做!” 我越说越越气, 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先生看我这么生气, 他就离开了。

我含泪制作完最后一帖, 下楼做早餐。在客厅, 先生搭讪着想和我说话, 我的气还没消呢, 看他一眼, 不理他。

当我煮好早餐, 坐下来开吃时, 他还在一旁不停地解释: “我不想让你生气, 我只是想让你以后, 当烤箱脏了告诉我一声。”

我埋头吃面, 仍不理他。先生继续说, 我抬头看着他, 认真地说: “修养好的人, 从不要求人做任何事。如果你想知道烤箱是否脏了, 你自己定期去看。”我接着说: “对不起, 你让我生气了, 我心情不好, 今天的午餐, 晚餐我不会为你煮了, 你自己解决吧。”说完, 我回厨房清洗碗筷, 再也不理他。

午餐时间, 我回自己的卧室睡觉, 真的没煮饭, 不知他是否吃了午饭。下午4点左右, 我起床, 看到他还在睡, 一时心软, 想问他吃了午饭吗? 但转念一想, 他无缘无故吵我, 让我生气, 我不问, 让他知道没理由吵我让我生气的后果。如果我不开心, 不会好好做家务的, 更无

心情煮美食了。

晚餐, 我又简单地只煮了一碗面吃, 没心情, 唯求吃饱不饿。先生到晚上都一直没下来吃东西, 我也没问。

晚上, 坐在电脑前, 因为这是自疫情发生以来我们的第二次吵架, 我认为有必要给他写一封信, 再三重申: 我不喜欢吵架, 家务活应该彼此分担; 你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不强求, 但请你也

不要吩咐我做任何事, 一切自愿。我还告诉他: 当我写作和制作时, 需要专注和安静, 请他没事时最好不要打扰我, 更不要无缘无故地埋怨我; 如果他不改, 继续这样, 导致我实在受不了了, 被迫离开, 分一半家产回中国, 他可就赔了夫人又失财, 吃亏的是他自己。我呢, 回中国后到海边, 买一个海景房,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过清静安宁的生活。

我把信放在餐桌上显眼的位置, 确保他次日吃早餐时能看到。

先生喜欢早睡早起, 一般早上6点左右就起床了。我则喜欢晚睡晚起, 早上睡到自然醒, 一般醒后都是8点左右了。

今早, 他肯定是看了我的信, 认识到自己的不对, 所以才来和我和好。

他很友好, 我就给他台阶下, 不再提昨天吵架的事。

起床下楼, 我放到餐桌上的信果然不见了。走到他的电脑室, 见我的信平整地放在他电脑旁, 应该是先生已经看过, 并放在醒目位置, 做为座右铭, 时刻提醒他自己: 不再无理吵闹妻子了。

吃完早餐, 先生开车带我去中国超市。他第一次陪我进了林肯中国超市, 帮我提篮, 陪我购物。购完物, 他主动付款, 还提出他一人将货物送回车, 让我到某化妆品店等他, 他再来帮我买化妆品。

在化妆品店, 先生再次帮我提购物篮, 让我选想买的化妆品, 然后他去付款。付完款, 他帮我提着满满一袋的化妆品, 我们一起高高兴兴地走向停车场。

先生不会花言巧语, 他认错道歉的方式, 就是带我去购物。当然, 我也很感谢他, 他虽然偶尔会发脾气, 埋怨我, 但人无完人, 先生本质很好, 没有原则上的问题, 只是有时讲话不注意, 无意间伤到我。

夫妻俩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一点也不发生矛盾是不可能的。但矛盾发生后, 应互相检讨, 发现问题所在, 有针对性地改善。

一生不长, 当好好珍惜, 过高质量美好的生活。

这次行程, 本来安排在上个星期。结果那天早上一直下雨, 我们就商议五一放假的时候再去。早上, 俩妹妹带了孩子们集合完毕, 从 Santa Coloma 出发。我接到弟弟的女儿后, 就从巴塞罗那市中心出发。我们花了将近两个小时, 到达目的地 Jardins Artigas。我们停好车, 沿一段铁轨路前往售票处。妹妹们比我们早一点抵达, 在对面的亭子里发现了我们, 就远远地跟我们打招呼。

我们买票进门。我以为号称“第一”的东西都是很有气势或者非常壮观的, 但是我们进入这个被称作某区“第一泉”的地方, 所见之处却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场所。清清的溪流穿林而过, 水声哗哗响。两岸林木葱茏, 新发的嫩叶在阳光下显得鲜绿无比。几座小桥横跨小溪, 最有特色的一座小桥全是用石头砌成的, 有点像石拱桥的样子, 桥面是用石头铺成的, 最别致的是两边的桥栏杆, 用石头砌成几扇拱形的石门, 石门与石门相连, 组成栏杆, 拱门的下半截穿插着横栏。我们可以倚着横栏在门洞里看溪水, 听水声。走过小桥, 桥头的拱门做成两尊站立的雕像。就是这么一座小桥, 成为这个园区的标志。桥头的空地设计成客厅的样子, 有茶几、凳子和超大石砌的沙发。右边有一条通往桥底的石阶路, 左边就是上山的通道, 缓坡向上。我们走到山腰的大亭子里, 与大家会合。站在亭子上, 可以俯瞰园区的

叶建芬 (西班牙)

## 溪流

各种精致的建筑: 微型城堡、架在山梁上的小飞桥, 别致的石阶路、跨溪而过的纤巧的小桥……可以浏览苍翠欲滴的林木、青青的草坪、盛开的鲜花……

这条名叫 riu Llobregat 的溪流, 我的第一感觉是跟我村子里的溪流差不多。话音刚落, 伙伴们应声四起, 说“我们家乡都有比这更漂亮的超泉”, “还是故乡的泉眼大”, “就像千丝岩的溪流”……是的, 在我们家乡, 想看一条溪流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夏天, 需要二十几个小时才能抵达家乡。水是生命之源, 我们的祖先往往择水而居, 我们小时候就生活在山间, 一切生活用水都来自清清的溪流, 洗衣、做饭、玩耍……小溪里有小鱼、螃蟹、小虾、螺蛳……溪流最重要的功能是用来灌溉庄稼。人们做了很多水渠, 把溪水引到田里。我们小时候经历过一种看似最省力却最灼人的农活, 叫“看水”。夏天, 水稻插种好之后, 田里就需要保持足够的水, 直到收割前夕。尤其是扬花抽穗的时候, 如果遇到干旱, 又没有及时引水, 就有可能颗粒无收。颗粒无收意味着什么? 一年的口粮就没有了。因此, 家家户户都会想方设法安排时间去田间地头“看水”, 就是把水渠里的水引到自家的田里, 等到田

里有足够的水了, 才能离开。否则, 水就会被别人拨到他的田里去了。有时候, 几户人家一起去“看水”, 那就分着流, 水流小, 速度慢, 就要花更长时间。烈日炎炎, 这不是好玩的活儿。大家就围在树阴下或凉亭里聊天吹牛打扑克牌。溪流, 对于祖辈的意义, 不只是看看那么简单, 它所承载的几乎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存的全部。现在, 我如果在课堂上跟孩子们讲述这些情景, 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 米是从超市里买来的。超市里的米,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啊, 孩子, 我小的时候, 这种叫超市的商店还没有普及到农村, 全乡只有一个供销社, 村里也只有个代销店, 只出售盐、酱油、醋、酒、花生米、葵花籽之类的物品。泰戈尔有诗句: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是飞鸟与鱼的距离, 一个在天, 一个却深潜海底。”所谓代购, 是不是就是遥远的距离?

在巴塞罗那, 看大海容易, 看溪流却很难。我走过的巴塞罗那附近的几座小山上都没有溪流, 我们这么老远地去, 就为了看一条溪流。园区的小路非常整洁, 我们就带着孩子边走边聊, 让他们在草地上嬉戏, 在石洞下玩耍, 在小桥上看溪水……弟弟的女儿看着那飞溅的雪白的水花, 问是不是雪。妹妹应道: “啊, 孩

子, 那是水花。改天带你去雪山看看吧! 看看雪和水花有什么不一样。”弟弟的女儿小, 平时跟我们出去玩的机会比较少。山上也有几座房子, 应该也是一个村庄。这样子, 挺像小桥流水人家的境界。但是现代人大多耐不住寂寞, 说园区没有酒吧咖啡厅, 没有其他的娱乐场所, 玩一两个小时就可以撤了。果然, 管理员过来时他们两点钟要下班了。我们带着孩子蜂拥而出, 已经是上午的最后一批游客了, 很多人早已坐小火车离去, 也有些人是自驾车离开。那铁轨就是小火车、小汽车、行人通行的路。当我驾车往回行驶的时候, 仿佛高速公路就是故乡的溪流, 我就是水中的一条小鱼, 快活地游来游去……

作者简介: 叶建芬, 女, 浙江青田人, 曾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多年, 著有诗集《雨季不打伞》, 散文集《乡韵欧风》, 编著有学生作文集《星星草》。现旅居西班牙巴塞罗那。



梁君曾留学日本, 并在日本生活多年, 一口日语说的哇啦哇啦的。

他以此为谋, 在日本人网站广而告之, 数说他的家庭旅馆诸般好处, 招揽来加拿大留学旅行的日本青年。其实所谓的“家庭旅馆”, 是一所大约一千一百平方英尺的普通平房。这个房屋, 被他开辟出十多个小房间。房与房之间, 用不算厚的简易木板隔开, 腾挪空间的功力, 令我啧啧称奇。十多个人, 只有一个小厨房可以共享, “反正他们也不太煮饭。”梁君自我辩解。

几年前的一天中午, 梁君打来电话, 说他那里已经客满, 想找一个日本青年住我这儿, 问可否? 我犹豫了一下, 应承下来。

我的地下室, 早已配置了厨房、淋浴室、冰箱等起居设施。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空着。空着也是空着, 如今有人来住, 添点人气, 收几个钱, 也许是好事一桩, 尽管知道梁君是要抽成的。

所以, 当梁君领了高桥先生来见我, 握手寒暄过后, 我愉快地领他们往楼下去, 巡看房间。

我从楼梯走到地下室, 回头一看, 发现高桥踮脚在楼梯间, 欲下不下。

梁君不再说英文, 换用中文跟我说话, 高桥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住你这里似有顾虑。他还是想跟那些日本人在一起, 扎推儿住。他裂嘴一笑, 又说, 日本人就是爱抱团, 喜欢群居, “大和民族”哦。

高桥已在梁的家庭旅馆逗留了一个礼拜, 他的房间, 实际上已被梁君预定给了另一位日本人, 半年的居住时间, 人家明天拍马就到, 梁已伸了长手, 将那笔钱安然落袋。高桥只在多伦多短住一月余, 梁君于是努力说服高桥, 劝他搬到我这里。无非是为梁腾出房间, 便于梁租给长住客。

高桥, 一副健朗的样子, 干净又整洁。我便由衷地对

邓思杰 (加拿大·多伦多)

## 行走的人与黄昏里的一支玫瑰

他说, 我是良民一枚啊, 欢迎你嘛。

隔天, 梁君拿来一张被子, 让我找一张床垫, 铺在地下室的房间里, 高桥拖来自用的行李, 我们三人在地下室的小房间里说了一下情况, 高桥就这样简单安顿下来。

自他搬来以后, 一个礼拜过去, 楼下总是安安静静。傍晚时分, 有时候听到楼下侧大轮的钥匙孔响, 然后传来他下楼的脚步声, 不久又复归宁静。

我太太说, 他来了还是很清醒, 楼下好像无人住一样。

以前这个地下室, 曾经住过一对意大利父子。好几次, 凌晨二、三点, 我被噪音闹醒了。那老头在楼下高分贝打电话呢, 喋喋不休; 而他的儿子, 一个二十多岁的意大利小伙子, 特钟意重金属音乐, 那沉闷单调繁复的节奏, 震出一片烦恼。

所以, 当这对意大利父子离开之后, 我的地下室一直闲置着。我对再次出租, 意兴阑珊。

同样住此屋, 这日本小伙子真是芳邻啊, 我暗想。自然也对他好奇起来。

一天黄昏, 我在地下室的洗衣房里, 又听到侧大轮的钥匙孔扭动, 探起身, 我向那里张望。

是高桥从外面回来了。只见他进了门, 躬身脱掉了鞋子, 顺便拎在手里, 然后踩着他那干净的白色袜子, 小心翼翼。

我打了一声招呼。他抬头见到我, 礼貌地点头, 轻轻一笑, 招呼了一声哈罗, 说外面的天气真好啊, 很宜人, 非常客气有礼的样子, 然后说声再见, 又轻轻打开他的房门, 进去了。

我对他的得体和周到一时产生好感。回到自己的厨房, 端了一份热气腾腾的麻婆豆腐, 去敲他的门。

一来二去熟了。寒暄之外, 时不时聊天。

他二十七岁了。大学毕业, 在大阪一家公司上班。攒了一点钱, 想出来看看世界。

据他说, 日加两国青年, 有 Working Holiday Visa (工作假期签证), 有六月一年两年之分, 他申请了一年的那种。这种签证, 目的是让两国青年, 有机会深入对方国家生活, 加深了解彼国的人情风俗文化。在工签期间, 彼此可学习英语、日语, 也可学习其他课程; 并且, 可以旅游, 或者寻求工作。

在居所的选择上, 可以选择去对方国家参与此种工签交流的某个家庭住一段时间, 当然, 也可以自由地选择居所。

高桥先到西部的温哥华, 在一个白人家庭住了四个月。这段时间, 他主要是到外面的语言学校学学英语; 后来多来多, 准备住半个月, 一边旅游, 一边到夜间学校学习英语; 他的下一站, 是爱德华王子岛 (据说, 爱德华王子岛出生的作家 Lucy Maud Montgomery [1874-1942], 她的作品《绿山墙的安妮》, 被收入日本教科书。每年有许多日本人去爱德华王子岛看小安妮和女作家生活过的地方。)

从加拿大的西海岸一路走到东海岸, 边读书边旅行, 高桥让我想起电影《伊豆的舞女》, 在夏日的季节里, 那个到田修学旅行的东京男青年川岛。

当聊起他旅途中的见闻和趣事, 他笑容轻快明朗, 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 满心喜欢的样子。

我的心情, 也跟着异常地明快, 联想到他那夏季旅途的景色, 一些在途的人与事。

谈话间, 他打开电脑, 翻

出他妈妈的照片, 指点给我看。

那女人, 名叫“土居顺子”, 瘦弱的样子。她定时在线, 问儿子到哪儿了? 住哪里? 吃些什么? 原来他的家庭, 只有他和他妈两人。相依相靠的情感, 弄得那女人牵肠挂肚, 问东问西。

其实, 他通常买一些方便面的食物, 简单果腹而已。他跟我说过, 他不富裕啊, 得节省一点儿, 世界这么大, 想去看看呢。

有那么一段时间, 他呆在房间里, 足不出户。他跟我解释, 想在爱德华王子岛找一间便宜的旅馆, 在线搜索, 真是很不容易呢。

夏季渐渐过去。一天傍晚, 他来敲门, 拿了一支装饰好的玫瑰花, 和一盘日本的 Teriyaki 食品, 向我们道别, 说了一些感谢关照之类的话, 表示明天就要走了。

我问他, 有什么打算? 他说, 还没有想好, 在加拿大还有一段时间, 也许该边工作边读英文了……

第二天清晨, 空气转而有些薄凉, 天上飘散着乌云。细细的毛毛雨, 开始断断续续地落下。风夹着小风, 飘来荡去。

北大西洋边的爱德华王子岛, 正在远方等着他呢, 正如预期的那样。

在我的屋前, 等他背上行装, 我和他握手告别, 道声珍重。

路边的树枝, 轻轻摇晃, 吹出风的哨声。抬头一看, 天空的乌云, 正快速密布着。

忽然有一些小的闪电, 在天边刺破云层。

作者简介: 加拿大中国笔会会员, 文章曾见于美国、港台等多种报刊, 被收入《枫国絮语》等文集, 曾获“加拿大, 我的故事”征文枫叶金奖。

安非奇 (加拿大)

## 秋日词选

蝶恋花  
独守闲花芳自漫, 水落浮云花镜幻, 草色烟光, 暮霭迷人眼。闲揽旧辞尘满卷, 花间语密芳菲燕。

少年游  
秋思入梦难成, 晓出伴疏星。几行南雁, 欲回却转, 长唳织秋声。凭栏惆怅烟波里, 暮色点孤灯。叠嶂山高, 路遥水阔,

此曲与谁听?  
忆王孙  
含砂残叶卷云低, 暮景秋山冷月栖。夜半风消灯渐稀。懒披衣, 满院霜浓君独知。

周厚春 (中国·岳阳)

## 格律诗词三首

清平乐·桂香飘拂  
金沙碎玉。 飘拂梦幻丹黄。 漫漫香霏去。 万柳秋零君我敌, 莫道霜华冷露。

清平乐·红枫  
秋风渐紧。 绿色呈衰影。 独有香枫殊美甚。 满眼霜天胜景。 三秋过后冬临。 经寒晚叶红殷。

愈老容颜愈美, 生妒煞花神。  
七绝·山塘  
青山倒影清塘底, 绿水催开绿涟漪。 几瓣红菱漂水面, 一群锦鲤竞相追。

